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民族出版社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林 河 过 伟
杨通山 杨 权 袁仁琮 编

民族出版社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林 河 过 伟
杨通山 杨 权 袁仁琮 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3/8字数：280(千)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2.15元

ISBN 7-105-00501-7/I·93

(汉 4)

侗 笛 悠 悠

——代 序

杨志一（侗族） 过 伟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时候，第一本侗族短篇小说选集问世了。这是一件喜事。

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灿烂的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侗族文学主要是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包括韵文体的各类诗歌和散文体的各类故事，它们多属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千百年来，在民间口耳相传，不断发展、丰富；其中也有部分作品曾以汉字录侗音抄成“歌本”流传于世；由作家个人用汉文撰写的“书面文学”则为数甚少。

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批又一批侗族“书面文学”作家成长起来。他们吸取了传统民族文学的营养，借鉴古今中外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经验，创制新篇。于是在侗族文学史上，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便应运而生了。

今天，侗族不仅拥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开始创作小说的老作家苗延秀，还有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中年作家滕树嵩、张作为、刘荣敏、谭良洲、袁仁琮等，和近几年涌现的年轻人刘芝凤、滕剑鸣、钟星、杨进恒、杨宝庆、张泽忠、吴浩等，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小说创作队伍。他们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

学事业，为丰富祖国文学宝库，在辛勤地耕耘着。侗族小说，不仅有相当数量的短篇，还有中、长篇；其中一些佳作，曾在全国或省、自治区范围获奖。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多篇作品，就是编选者从二百多篇侗族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这本选集，可以说是侗族短篇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块记程石。

读完这本选集中的作品，我们高兴地看到，侗族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然而正在健康茁壮地成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侗族小说创作日见成熟，表现在许多方面，无论在题材领域的开拓、构思的精巧、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在这里，我们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点读后的心得。

首先，给我们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侗族作家们在严肃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塑造典型形象的能力已显著提高，他们将笔力日益集中在对人物性格的开掘和展示上。在不少作品里出现了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性格的人物。

近几年来，许多兄弟民族的作家们，无论在理论研究上或在创作实践上，都在注意对民族性格的内涵和表征，对形成民族性格的物质、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渊源，进行认真的探索。从这本选集的一些作品里，可以看出侗族作家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就。

民族性格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它蕴含着民族历史的年轮、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轨迹、社会的特征和时代的印记等等；在作品里，它又需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从一定的侧面，在一定的层次上加以展现。在这本选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是侗族解放后青年妇女的形象，尽管她们各自的年龄、经历、境遇和个性不同，有的是未婚的少女，有的是再婚的妇人，有的嫁往别族他乡，有的过着戎马生涯；有的泼辣、热烈，有的温柔、敦厚，有的单纯、开朗，有的刚强、深沉；但是，当她们

在恋爱婚姻上面临矛盾冲突时，却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共同的品格和素质：执着，坚贞、勇敢、善良、极富于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使人一读就感觉到她们是不折不扣的侗族妇女。

我们还可以看到崇尚公益事业、热心助人等侗家的某些传统风尚和道德观念，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物身上，通过种种不同的具体细节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侗家历来就有在村头山坳的桥上或凉亭内安放木凳，供过往行人休息，设置水桶，给行人解渴，悬挂草鞋，便于外乡的过客更换，燃起烟火，供人们吸烟取暖等乡风民俗。这种民族心理特征，在这本选集的不少篇什中，都有所展示。侗寨里银须飘拂的老人，主动领着乡亲们献工献料，修桥铺路，这种淳朴美好的乡风民俗和尊老敬客的人际关系，有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不断渗入青少年一代的心灵。而多年生活在外的教师，也依然保持着侗家世代相传的乡风民俗，热心地救活了一位濒于绝境的苗族姊妹，表现了各民族之间深厚的情谊。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我们民族性格的光采。

当然，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是一个十分丰富复杂的统一体和多面体，不能只强调它的积极因素。可贵的是，在侗族作家着意反映和讴歌这些民族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与生活的走向不相适应的某些陈腐观念和消极因素，初步触及和揭示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复杂内涵。这种新的探索 and 追求，表明我们的侗族作家正在与时代同步前进。

在不少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绘声绘色地描摹的侗族生存繁衍的地域环境、自然风物、侗家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民情习俗等，和人物的心态、情绪、行为、活动相互照应、相互渗透，使得人物性格更加丰满和富于民族色彩；从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读者认识和审美感受的领域。因此可以说：通过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素质开掘和展示得比较深刻的艺术形象，人们可以看到

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人们不会羞于回顾自己蹒跚学步的孩提时期。今天，当我们的侗族作家回过头去看看自己初期的某些作品时，就不难发现，当时主要的注意力似乎偏重于编织故事；其中的人物，大都用以敷衍故事和演绎主题；侗乡的山水屋宇和侗家的方言服饰，只不过是外加的景片和标签。通过对人物塑造的今昔比较，就明显地看出我们的侗族小说创作，从总体上来说已经跨越了多么大的一步。

侗族小说创作日见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作品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我们的时代精神。

侗族小说创作发展的初期，正当我们伟大祖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清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埋葬了封建剥削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这一时期侗族人民的斗争生活，哺育了自己最早一批“书面文学”作家，也自然成为侗族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在这些作品中，留下了历史伟大转折的足迹，响彻了歌颂党、歌颂新生活的欢乐的侗笛声；尽管深度各有不同，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一个长期遭受欺凌与屈辱的民族，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生活的主人时的那种自觉性和自豪感，也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这都是很可贵的。

如前所述，当时由于作者们对于文学创作中塑造典型人物的重要意义和审美作用，大都还没有获得象今天这样清晰的认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也就没有能在作品中进一步展示出伟大历史转折在我们民族性格深层结构中所必然引起的冲击和变化。这不能不影响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丰满，影响作品反映时代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人们还记得，当时在理论界流行着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

论调，认为只有写“光明面”才算表现出时代精神。这种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侗族小说创作。我们看到侗族小说初期的有些作品，在反映侗族现实生活的时候，作者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对于民族性格和风习的瑕疵部分，往往采取回避或宽容的态度，有时甚至以瑕为瑜。这种影响，至今还有待进一步肃清。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随着侗族社会生活的变化，侗族作家们对于事物本质和历史流向的洞察力在不断增强；对于民族性格的时代内容，把握得日渐深广，这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选集的许多作品中。

我们看到，古老的爱情婚姻题材开始突破侗族自古就有的由于“恋爱自由，婚姻不自主”而造成悲剧的框架，不再停留在反抗封建家长专制这一主题思想的水平线上。在新老两代之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人格平等的关系；尘封的脑瓜里，冒出了民主思想的嫩芽。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不仅批判了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的残余，同时也批判了解放后较长时期存在过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不少作品反映出这两种影响比较普遍地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严重地扭曲了人的性格，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运动”频繁的年月“专吃工作组”的“积极分子”（当然，也是“左”的思想的受害者），不无孤立感地嫉恨着正在兴旺起来的专业户——当年运动中搞错了的对象，一心想“等运动来”再“搞倒这号人”。人们相信这类时代的悲剧不会继续重演，但是，它却发人深思。

有些篇什描写了“文革”的悲剧，但没有落进“伤痕”的窠臼，作者笔锋透过十年动乱中种种荒谬、丑恶的现象，直接刺向产生这些现象的土壤——封建传统势力的残余。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传统的落后的风习多么令人可怕哟，我们这个民族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为什么还这样无知？”这是告别过去的

声音，也是呼唤未来的声音。勇于对本民族的传统封建意识进行无情的批判，就意味着民族开放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历史责任感的增强。

选集中反映当前农村、城镇改革的作品，不再象早期的某些作品那样只是图解政策。作者们将火力集中指向阻碍改革进行的各式各样的保守、落后、愚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热情礼赞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和变革意识向封闭的、停滞的堡垒开始发起的冲击；歌颂走在改革前列、勇于向旧传统挑战的进攻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美学理想上的变化。侗族有句谚语：“千难万难，就没有改古难。”说明我们这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进行改革的艰巨性。在各项改革当中，民族心理素质的改革是最深刻的，也是最艰难的。作者们努力在作品中反映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侗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在人们的心理结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所产生的（即使是细小的、仅仅显露苗头的）变化。这种努力，虽然刚刚开始，但是成绩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这说明侗族作家们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开始进行全面、深入的反省和剖析，在肯定优秀遗产和既得成就的同时，进一步去清理和批判那些沉积在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深处的糟粕，以激励我们民族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这应该是我们所探求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正是作品思想锋芒和审美价值之所在。

最后，我们想谈一点对侗族小说语言问题的看法。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精确地、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充分发挥语言的表现力，是小说作者的艺术基本功。

侗族有自己的语言，原先没有民族文字。建国后，经调查研究确定以侗语南部方言为基础，以榕江县章鲁话为标准语音，以

拉丁字母为文字符号，创立侗文。目前侗文还在试点推行阶段。由于汉侗两族人民长期交往，侗语中吸收了不少汉语语词，多数侗家人都能说汉语，有的地方侗语甚至基本消失，为汉语所替代。

由于上述情况，侗族小说创作，迄今为止，作为艺术形象“载体”的，都是大多数民族通用的汉文。侗族小说作者都习用汉语，以汉文从事写作。多数作者都掌握汉、侗两种语言。这既是他们的优势和长处，也是他们的难点。尤其是长期生活在通行侗语地区的作者，他们平时多用侗语思维，也多用侗语进行创作准备和艺术构思，而当他们铺开稿纸提笔成文的时候，就需要多花费一番“侗译汉”的工夫。据有的作者说，他们脑子里用侗语塑造的艺术形象，比经过“翻译”用汉文誊写在纸上的，不知要生动多少倍。于是，侗族作家一身就兼有“创作”和“翻译”两重任务。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只有充分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评价侗族小说创作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和不足。

这并不是说，人们应该放宽对侗族作家在语言艺术上的要求，而是说侗族作家们在语言艺术的追求上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文学翻译，本来就是文学再创作。这就要求侗族作家们同时要高度熟练地掌握汉、侗两种语言在抒情、叙事、状物、达意、传神等方面各自的特色；努力提高自己精确地、创造性地运用汉语的水平，用以创作出鲜明、生动而又准确地反映侗族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作品来。在这本选集里，显示了侗族作家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初步取得的可喜成绩，这也是令人鼓舞的。

侗族民歌中有句很精辟的话：“歌养人心”。这句话，是这个有着丰富多采的文化传统、热爱生活、富于创造力和崇高审美追求的民族，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所作的最好的概括。“养人

心”，就是增益心智、陶冶情操、提高素质。这也代表了侗族人民传统的审美理想。这第一本侗族短篇小说选集，便生动地体现了侗族作家们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以先进世界观为武器，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本民族这一传统的审美理想。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向人民提供了反映我们时代、反映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学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孜孜不倦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热切地期望着：侗族文学队伍中成长起更多的人才；创作出更多、更深刻、更有新意的作品！祝愿中华民族文艺大花园里的侗族小说之花，开放得日益绚丽，越发芬芳！

一九八六年九月九日

目 录

洞笛悠悠（代序）	杨志一 过伟	1
山那边嫁来的新媳妇	刘芝凤	1
十六的月亮也是圆的	滕剑鸣	18
一个女人在法庭上的自述	钟 星	28
人情债	杨进恒	37
踩台	杨树清	55
何大方与他的“牛鬼”儿子	杨宝庆	63
我们寨的小木桥	张泽忠	78
丑妹	吴 浩	91
在这默默的山野有一块青石碑	吴 浩	123
巫龙溪上	龚力新	137
甜甜少年梦	熊 飞	147
瑞雪	滕树桦	157
假云啊，假云，	栗周熊	166
今晚有北京客人来	袁仁琮	170
挫折	袁仁琮	181
娘伴	谭良洲	201
拦路歌	谭良洲	214
高山深涧上的客栈	刘荣敏	230
打牛场上	刘荣敏	247
钓山溪的人	周东培	263

玄斋·····	张作为	271
乌市微情·····	滕树嵩	283
侗乡行·····	滕树嵩	288
初春笛声·····	杨再宏	301
新局长任命以后·····	龙连山	310
重逢·····	苗延秀	325
红色的布包·····	苗延秀	340
生活·····	王临熙	344
后记·····	编者	354

山那边嫁来的新媳妇

刘芝凤

彩船，缓缓地、缓缓地在碧波柔顺的沅水中逆水而上。江面上的雾霭，象是懂得彩船中新娘怕羞的心思，从翠绿的水面上冉冉上升，形成一道轻飘飘的纱帘。

上滩了，彩船悄悄拨开纱帘，靠近岸边。两个光着紫铜色上身，只穿着裤叉的汉子，跳下船，洒着水上了岸。背着纤绳，沿着崎岖的岩石小道一步一爬，船尾仓板上，接新娘的男客和娘伴①们嘻嘻哈哈地打闹着，热闹极了。只有细妹身穿大红镶金边衣，头戴银凤簪，颈系璎珞满花、鸟、鱼、谷、刀、枪的银项锁，偎倚着桅杆，无限留恋地望着愈离愈远、越来越小的高耸在山寨中的鼓楼。

“喂吔——哎，小小个儿媳妇娘，哭嫁过门泪汪汪，朝想娘来夜伴郎，生个娃娃不象样……”

船过一座小寨，一群娃娃拍舞着小手，做着怪样嬉闹着，细妹被这群光屁股娃娃羞红了脸，双手捧着绯红的脸蛋，从指缝里望着流淌的江水，真想彩船飞起来，高高地飞起来，飞快地飞过去。

一个胖乎乎的娃娃叫呀，跳呀，嘭地一声，摔在地上，半天才捂着摔痛的光屁股哇地哭了起来，细妹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这帮娃娃们见新娘笑了，更加放肆地泼着水乱跳起来，细妹笑得弯了腰，索性甩开双手，麻利地卷起袖筒，跪在船板上向岸边泼起水来，哈哈的笑声把拖纤的汉子也逗笑了。

① 娘伴：娘家或婆家派来陪伴新娘的妇女，即伴娘。

船上的男男女女都过来看热闹，媒婆么婶瘪扁着嘴，一边吆呵喧天地撒着喜糖米花，一边大惊小怪地冲着细妹嚷道：“哟，细妹子呀，真是笑眼扯得岩山动，庙里的十八罗汉也会发癫疯哩。我那辈出嫁时，哪有笑着嫁的哟。真是种阳春的^①解放了，妹子出嫁也解放了啦。唉哟哟……”

细妹不好意思地朝么婶嘻嘻笑着，转过身，背对着岸边，禁不住又回过头朝岸边做着怪相。

撒糖了，娃娃们高兴得扑哧扑哧争着往水里跳，等不及船上下好跳板，一个个挥着小手向船簇拥而去。

“哎哟，妈吔——”一个脑门上留着朝天小辫的娃娃，惊叫着往水里扑。

扑哧，细妹想也没想就往河水里跳。“嘻嘻、哈哈”，倒在河里的娃娃被细妹提起来，什么事也没有，他见新娘的绣花鞋和大筒绣花裤打湿了，跟着娃娃们大笑起来。

细妹见上当了，羞恼地拎着朝天小辫娃娃的胳膊，在他的光屁股上，狠狠来了两巴掌：“死娃崽，可惜了我这身衣裳。这花是观了三十三种花树才选的；这衬边是观了三十三座山林才配的。该死的！唉，碰鬼喽！”细妹笑骂着跑进了船仓。

娃娃们得了彩船上的喜糖，一个个挥舞着小手，蹦蹦跳跳地跑散了。

船上了滩，在河道上拐了个大弯，把细妹的侗寨故乡留在了巍峨的大山的那一边。

细妹望着前面源源不断，天水连成一色的地方，就象神话里蓝色的天梯，心里充满了幻想，啊，天梯，你将把我带到哪里？那边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汉族人好客吗？想着想着，细妹真想笑哩，细妹嫁到了虞漆镇。

① 种阳春的：湖南方言，即种庄稼的、种田的。

虞漆镇依山傍水，方圆不到一华里，据记载，这个地方形成小集镇已有二百多年了。但这里从来没有办过工厂，成年的男人几乎都到外面去谋生养家。镇上除了老小就只有女人。只是每隔五天，附近乡村的农民背篓挑担到这里来赶一回墟场，小镇上才有一点生气。平常就只沿街住的人开几家小店，卖点烟酒、糖果、盐酱。近几年，镇上才办了几个竹木加工厂，镇上才有了几个生龙活虎的男子汉。

细妹的婆家只有一个老祖母，男人何家苟在镇上竹器社做事。他个儿不高，但浑身肌肉隆起，虽是单眼皮，配在轮廓分明的脸盘上也还好看。

祖母二婆老早就盼着孙媳妇进门了。她乐呵呵地托人从镇口上的农民家买回一头猪，请来同院里苟伢子的两个堂兄弟帮忙。

二婆还要请街坊邻居，风光风光。

细妹闲不住，捋起衣袖，围上自己绣着山茶花的腰围裙，脚勤手快地下了厨房。

院里，聚满了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虞漆镇何家院娶了个漂亮的侗家姑娘，大家都要看一看。二婆是个爱面子的人，她把细妹叫到一边，悄声地说：“好妹子，你歇着，我们家打我的祖婆起，进门都要睡三天。三天不能下床哩。如今不兴老套套了，也不好累着你呀。”二婆不好说这是何家的家规，只好拐着弯讲。

“嘻，婆，没事。我有的是力气咧，你看。”细妹笑咧咧地举起手臂在老人面前晃了晃，银光闪闪的手镯在黑里透红、结实光泽的手腕上舞动着。老人倒抽了口冷气，眼睁睁地望着细妹又转身钻进了厨房，她只好悻悻地出门，忙乎着同客人打招呼。心里在想，这妹子手脚还真勤快呢，就是性子野点，调教好了，倒会是个做人家的呢。想着，又高兴地笑了。

酒席上，细妹按侗家人的风俗，恭恭敬敬地唱起孝敬歌：

“来敬老，敬您三杯还太少；敬您年高身体好，年过百岁脚根站得牢。”边唱边把酒呀、肉呀、鸡头、鸭头、鸡脚、鸭脚敬送给二婆，二婆既高兴又为难，难得孙媳妇孝敬自己，可在这虞漆镇上六十年，还没有吃鸡脚、鸭脚这个习惯，碍着孙媳妇和客人的面子，只好满脸堆笑地接过，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张着没有了门牙的瘪嘴，满嘴囫圇地咬着。人老了，牙咬不动鸡脚骨头，油水从指缝里淌下来。何家院的客人见到二婆一本正经的样子，戏谑地哈哈大笑起来。二婆和苟伢子尴尬地朝客人笑了笑。细妹在乱嚷嚷的嬉笑中，一时弄不清他们笑什么，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

聪伢子和鲁伢子见堂兄嫂这般模样，笑得酒进气管，把脸呛得通红。幺婶也把眼泪都笑了出来。二婆发觉自己被戏弄了，心里有些恼怒这个不谙世故的侬家孙媳妇了。

何家院的孝子苟伢子娶了个出洋相的侬家“宝贝”，被镇上的女人做为笑料，开心了好一阵子。

十天后，苟伢子上班了。

第一天快下班了，鲁伢子亮着嗓门叫起来：“堂老兄，娘子到。”苟伢子正在织篾篮子，猛地抬头，果见细妹来了，他笑着问道：“有事吗？”

“没哪样事。闲得慌来玩玩。”细妹笑咪咪地挨着苟伢子坐下，把一把米花塞进苟伢子嘴里：“我来帮你忙好吗？”

苟伢子霎时间脸绯红，不好意思地望望做工的人们，挪了挪屁股，好不容易伸长脖子把米花咽下，低声说：“多不好意思，你回去吧。”

“那有什么！来，我会清理篾哩。”细妹丝毫不在乎地又挨近男人，伸手去拿篾。

“别，别这样，镇上女人是不兴做这事的。”苟伢子手慌脚乱地拦着细妹，心里却甜滋滋的。

下班了，细妹等男人收拾好工具，紧紧挨着男人穿过大街，